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李自成》第三十八章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9-06

[作者] 姚雪垠

[单位]

[摘要] 李自成毕竟是久病初愈，经不起劳累。昨天第一次骑马出寨，在崎岖的山山谷谷中颠簸半日，晚上又熬到三更以后，所以睡在床上，只觉得浑身酸困，尤其两胯和腰部特别困疼。为着不使桂英为他操心，他没有发出来一声呻吟。加上心中有事，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折腾很久，才开始矇眬入睡。正在梦中同官军厮杀得难分难解，听有人在耳边呼唤，他忽地坐起，一边探手抓到花马剑，一边带着睡意问道：“什么事？是官军进攻了么？”

[关键词] 《李自成》；明朝；小说；姚雪垠

李自成毕竟是久病初愈，经不起劳累。昨天第一次骑马出寨，在崎岖的山山谷谷中颠簸半日，晚上又熬到三更以后，所以睡在床上，只觉得浑身酸困，尤其两胯和腰部特别困疼。为着不使桂英为他操心，他没有发出来一声呻吟。加上心中有事，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折腾很久，才开始矇眬入睡。正在梦中同官军厮杀得难分难解，听有人在耳边呼唤，他忽地坐起，一边探手抓到花马剑，一边带着睡意问道：“什么事？是官军进攻了么？”

“不是，是二虎来啦。” 自成怔了一下，完全醒了，把手中的宝剑往床上一扔，自己也觉得好笑。他正要下床，刘体纯已经进来，躬着身子说：“闯王，你不用起来。听了你的指示，我马上就赶回马兰峪。” 自成虽觉浑身酸困，但还是跳下床来，问道：“我叫你抽出四百人增援白羊店，已经去了么？”

“已经动身了。”

“夜间官军有什么动静？”

“据探子报称，黄昏时候从潼关又来了六百官军，连原有的算起来，在商州共有三千七百人。抚台行辕的人们扬言说，还有五千官军将在一二日内从河南开到。一更时候，又有五百多官军开出商州西门，去向不详。今日午后城里传说宋文富已经受了商州守备之职，同官府合成一气，答应官军假道。我很担心这五百多官军是潜往宋家寨去的。要是果然如此，不惟老营须要小心，我在马兰峪也会两面受敌。”

体纯把夜间所得到的军情禀报一毕，等候着闯王说话。但自成并没有立刻做声，却站在灯下低头盘算。沉默一阵，他望着体纯含笑问道：“如今你手下连马夫算上只有五百多人，你打算如何迎敌？”

“倘若官军从商州来攻，我就凭险死守。马兰峪的寨墙很好，布置得也挺周密。只要我刘二虎在，决不使敌人攻占马兰峪。”

“要是宋文富从你的左边过来，抄断你的后路呢？”

“现有王吉元率领二百弟兄防备宋家寨。请闯王再派三百人去帮助他。死守山口。只要宋家寨这条路敌人过不来，我的后路就不会断。”

闯王收起笑容说：“如今咱们老营也空虚。倘若宋家寨让官军假道，不惟马兰峪后路会截断，老营也有危险。我叫你来老营没有别的指示，就是当面告诉你：必须赶快从马兰峪向后撤，死守野人峪。宋家寨从前吃过官军大亏，纵然宋文富官迷转向，不顾利害，决心同咱们作对，我看他未必肯答应官军假道。不管怎样，我现在正用计对付宋文富这个王八蛋。倘若我的计被他识破，你已经撤到野人峪也就不怕他抄断后路。只要你能守住野人峪，同老营容易呼应，一旦宋家寨出动人马，就好对付。”

“马上就撤退？没有看见官军的影子就往后撤？”

“对，撤。一定要在官军进攻之前就撤退，免得临时且战且退，乱了脚步，还受损失。”

“这半年我们把马兰峪的山寨修得很坚固，丢给官军……”

“你们在撤退之前，把寨墙拆毁，不要留给敌人。人手不够，就叫附近老百姓都来拆，把乱石堆在路上。如今火药很金贵，不许放进①。撤到野人峪以后，官军来攻只许你施放炮火弩箭，或用滚木礮石打他们，却不许你出战。等到明远在武关一路取胜，我自然会下令出击，还要亲自督战。到那时你杀得越猛越好，让你一直杀到商州城边。”

①放进一一即用火药轰毁寨墙。详见《李自成》之一第25章。

刘体纯完全猜出了闯王的作战意图，不禁心中一宽，从眼睛里闪出一丝笑意，说道：“闯王放心，我一定坚守野人峪，万无一失。”为着军情十分紧急，他当即告辞，到老营大门外同亲兵们上马走了。

离天亮还早，公鸡才叫头遍。高夫人劝闯王再去床上睡一阵，但是他摇摇头，皱着眉头在房里徘徊。过了会儿，高夫人又劝他躺下休息。他停住脚步，看见身边没有别人，脸色沉重地望着夫人，悄悄问：“你看，宋家寨会不会让官军假道？王吉元是不是受了宋文富的骗？”

高夫人回答说：“咱们宁可多向坏处打算，多加提防，不可有一分大意。”

自成点点头，没有再说话。他心中暗想：如今诸处需要兵力，而兵力如此单薄，倘若有一处失利，商洛山中的局面就会不堪收拾。忽然，他想到吴汝义去石门谷的事，非常盼望他此行顺利，把一场风波平息，但

是又担心会生出意外变故。他怀着七上八下的心情，躺到床上，等候天明。过了不久，乌鸦开始在树上啼叫，窗色泛青。他一跃而起，跳下床，匆匆漱洗完毕，正要亲自去找老医生谈件事情，忽听见一阵纷乱的马蹄声来到了老营门外……许多天来，郝摇旗防守在山阳附近。那儿只有一千多官军，并没有力量进犯，而义军也没有力量进攻山阳城，暂时平静无事。摇旗总觉得自己不被重用，心中郁闷，常常喝酒骂人。昨夜忽得闯王派人传令，要他火速带一部分人马开往智亭山，并在队伍出发后亲来老营听令。他知道郑崇俭于几天前到了武关，大批官军已经出了武关向商洛山区进逼，白羊店十分紧张，所以听到闯王传谕，想着一定是闯王派他去抵御郑崇俭，不觉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猛拍了一下大腿，说：“好啦，闯王到底认识咱郝摇旗是一个有用的人！”至于为什么派他去智亭山而不去白羊店，他开始也觉得有点奇怪，但随即他猜想一定是因为闯王认为智亭山是通往武关和龙驹寨的咽喉，主将驻守这个地方才容易两面兼顾。他立刻点齐三百精兵交给一个偏将，自己便连夜往老营来了。

郝摇旗一到老营的大门外边，一片肃静的气氛登时大变。他平素不拿架子，吊儿郎当，不如意的時候动不动骂人打人，而高兴的时候又不管对什么人都要开玩笑，只有对闯王、高夫人和刘宗敏等极少数几个人比较规矩。这时他看见人就亲热地打招呼，粗喉咙大嗓子地骂两句。双喜、张鼐和一大群男女亲兵正在大门外分作两团练武功，他笑着骂道：“你们这些姑娘、小伙子，平日不用功，清早只会他妈的睡懒觉，如今要打仗了才练武艺，这可不是临上轿时才缠脚么？中屁用！”一句话，逗得满场的姑娘和小伙子哈哈大笑。而他就在笑声中向院里走去，脚步踏得地皮冬冬响。

闯王迎到天井里，拉着他的手说：“摇旗，你来得真快！人马都动身的么？”

“人马已经上路啦。怎么，马上要厮杀么？”

自成点点头，拉着他走进上房，说道：“摇旗，又得你辛苦一趟。”

“辛苦？咱当武将做的就是这号买卖，一到打仗的时候就精神来啦。嫂子，你说是么？”郝摇旗转向笑着迎他的高夫人问。

高夫人一边替他拉小椅子一边说：“锣鼓已经响起来，这出武戏就等着你唱啦。”

坐下以后，自成说：“摇旗，目前这个大战是咱们在商洛山生死存亡之战。听说郑崇俭将到桃花铺，南路的官军就由他亲自督战……”

不等自成说完，摇旗就接着说：“我操他姓郑的八辈儿老祖宗，让他狗日的亲自来试试吧，没有便宜叫他捡！”

自成笑着说：“老弟，你也不要大意。这次郑崇俭调集了一万多人马，其中有从榆林调来的两千边兵。从西安、三原各地调来了三千多训练有素的人马，不可等闲视之。要杀退他们的进犯，须要经过几场恶战，并非轻而易举。”

“屁！榆林来的边兵也是一个鼻子两只眼睛，我知道他们一顿能吃几个馍，刀砍在身上一样流血，并不是铜头铁额，刀箭不入。难道他们手里拿的刀能够杀人，咱们手里拿的刀只管切菜？”

“老弟，你说得很对。他们手里拿的兵器是铁打的，咱们手里拿的兵器也不是木头削的。不过目前咱们困难的是人马太少，还得几下里应付敌人。”

摇旗跳起来说：“李哥，你，你不要担心咱们的人马少嘛！官军虽说人多，一到打起硬仗时，狼上狗不上，有几个真心卖命的？你李闯王手下的人，谁不是一听见杀声起就奋勇向前，丢掉脑袋连眼皮也不眨？我说，李哥，别担心咱们人少。这里地势窄，不像平地，人马少啦厮杀起来反而不至于互相拥挤，互相碍事。以少胜众，就靠一个勇字。”

李自成笑着从小椅上站起来，拍着郝摇旗的肩膀说：“妥啦，有你这员猛将，我对武关这一路就不用担心啦。”

“李哥，南边这一路，我郝摇旗包下啦。倘若抵挡不住，让郑崇俭这个婊子养的攻进来，你把我的这个吃饭家伙砍下来，挑在枪尖上游营示众。”

自成笑着点点头，正想向摇旗说明已经决定命刘明远做南路主将，看见李来亨走进二门来，就把冒出嘴边的话咽了下去。等来亨走到上房门外，他沉着脸色问道：“来亨，大清早，你不好生练功，来做什么？”

来亨规规矩矩地立在门槛外边，说着：“我爸爸一夜不放心，不断问官军有什么动静。全家上下都瞒着他，只说官军没有什么新动静，一时还不敢向商洛山中进犯。刚才他发了脾气，把全家上下骂了一顿，叫我立刻来问问二爷、二奶，务要把真实军情问清楚，不许我回去隐瞒一句。”

自成想了一下，决定不再对李过隐瞒。但是军事机密，他不愿使来亨传报，也不愿全部让摇旗知道。他转过头去，望着高夫人说：“你去当面对补之说清楚吧，也问问他的意见。你顺便找到子明，把王吉元那里的事情告诉他，请他一吃过早饭就辛苦一趟，到吉元那里替弟兄们看看病。”

高夫人没有说别的话，到厨房里嘱咐一下，同来亨一起走了。

“摇旗，”闯王含笑说，“明远从崤函山中回来以后，一直防守武关一路，地理熟悉，也深得将士爱戴。昨天他回到老营来商议军事，请求派你去帮助他。虽然他是正，你是副，可是他对你十分尊敬。如今全军安危，商洛山中的祸福吉凶，都挑在你们两人的肩上。你去到智亭山千万同明远和衷共济，使这一仗旗开得胜。明远十几岁就跟我一道起义，跟你也是老朋友。他对人谦虚和气，一定会同你处得很好。昨天他提出来让你做主将，我同捷轩都认为临敌易帅不大好，没有答应。”

郝摇旗感到心中很不愉快，问道：“捷轩的身体已经复原了？”

“还没有完全复原。”

“能够骑马出来了？”

“昨天是他第一次骑马出来。”

“慢慢骑马活动活动也好，听医生的鬼话光闷在屋里也不是他娘的好办法。闷得久了，不见见太阳吹吹风，人也会发霉的。何况是捷轩那号人，怎么不闷得慌？”

看出来郝摇旗的神色不像刚才高兴，又见他把手头扯到别处，李自成也就不提这一章了，只把作战方略扼要地告诉他，随即就谈起别的问题。等高夫人回来，老营中就开饭了。

平日吃饭，双喜、张鼐、老营的中军、总管和其他头目，都同闯王和高夫人坐在一起，有时男女亲兵们也抱着碗蹲在周围，像一个大的家

一样。但今天早饭却较清静。高夫人不妨碍闯王和摇旗谈话，叫别的人都不来上房吃，连一个亲兵也不让在身边照料。自成叫桂英倒了二斤烧酒，款待摇旗。老营中的伙食一向不好，今天早晨特意为了摇旗杀了一只公鸡。自成替摇旗斟满一杯酒，替自己斟了半杯。他们各自用中指在杯中蘸了一下，向桌面上点了三点①，然后举起杯来。自成说了一声“请！”看着摇旗把满杯酒一饮而尽，自己却只用嘴唇在杯口咂了一下。高夫人赶快替摇旗斟满杯子，跟着用筷子夹了一块鸡大腿送到他面前，笑着说：“①点了三点——这是一种古老的民间礼俗，或用筷子蘸酒点三点，也是一样。倘若是黄酒，一般是在饮之前向地上倾一些。这一礼俗的含意是表示感谢生产五谷的后土之神。”

“摇旗，你知道咱们老营中平日是什么生活，并不比弟兄们多用一分。自从你李哥大病回头，能够起床，为着他将养身体，只炖过一只乌皮母鸡，以后他就不许再为他杀鸡子。本来么，老营中害病的将士很多，你李哥多年来都在吃穿上跟将士们同甘苦，怎肯在养病中独自特别。每逢老营中打到野味，都分给大家吃，有时我们也分到一点。今日因为你要上阵，我特意吩咐杀一只鸡子款待你。”郝摇旗说：“嘿，李哥，你真是！身体是本钱。咱们要在马上打江山，没有好本钱能行么？病后要生好保养，别说炖一只鸡子，就是给你炖十只鸡子——嗨，炖十只凤凰也应该！”郝摇旗见闯王夫妇对他这么好，又喝下去几杯烧酒，心中舒畅，恢复了初到老营时的精神。

他夹起一块鸡翅膀，连骨头喀哩喀喳地嚼碎，咽下肚里，左手端起来满满的酒杯，右手拍拍敞开衣服的、带着几处瘢痕的光胸脯，大声说：“李哥，你放心。自从咱们高闯王死后，我谁也不佩服，就只佩服你李闯王一个人。我郝摇旗虽是粗人，还知道什么是朋友义气。你待我一尺，我报你一丈。你既然叫我做刘明远的副手，我决不会三心二意，遇事给他小鞋穿。你放心好啦！”说毕，把酒一口喝完，自己掂起壶来斟。闯王笑着，连连点头，又同高夫人交换眼色。他们的心放下了。但是郝摇旗走后不久，闯王的心又放不下了。他想，万一在紧急时候，郝摇旗任起性来，同刘芳亮意见不合，怎么好呢？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高夫人，而桂英也有同感。想了一下，他说：“兰芝还在病中，我本来不打算让你离开老营，可是，可是……”高夫人说：“你别吞吞吐吐啦，快吩咐吧。如今是什么时候，我还能老守在女儿的病床旁边！”“”你去白羊店督战好不好？”“”你的意思是，有我在哪里，摇旗不至于不听明远的指挥？”“”闯王点点头。“”好吧，“桂英说，“我现在就动身。可是你得听我一句话，你千万要听从。”“”一句什么话？”“”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像这样夜里不睡觉，日夜操心劳累，怎么得了？我走之后，你千万睡一觉，千万不要再骑马乱跑。”“”好，我马上就睡觉。我浑身酸困，两边太阳穴也疼痛，马上睡觉。”高夫人稍事准备，把双喜和张鼐留在闯王身边，把慧英留在老营陪伴兰芝，率领着张材和慧梅等一群男女亲兵上马出发了。闯王吩咐总管，立刻准备两只山羊、一口肥猪、两坛烧酒，派人送往清风垭，犒劳黑虎星留下的三百弟兄，并通知说，他下午将亲自去慰劳他们。他又告诉双喜和亲兵们，不管是石门谷方面有什么新消息或老神仙从王吉元那儿回来，都立刻叫醒他。然后，他躺下睡了。他做了许多离奇古怪的梦，有一半梦是在打仗。听见耳边有人呼唤，他一乍而醒，睁开眼睛，见双喜立在床前。“”老神仙回来了么？”自成连忙问。不等双喜说话，尚炯在当间回答道：“闯王，我回来多时啦。看见你睡得很好，我不让他们惊动你的驾，到补之那里坐坐又来。”闯王一边下床一边问：“”什么时候了？”“”双喜说：“”已经晌午啦。”“”石门谷有消息么？”“”我吴大叔走到大峪谷时派一个人回来禀报，刚才飞马赶到。”李自成赶快来到当间，问老神仙王吉元那里有什么新的消息。尚炯说：“”今天一清早，马二拴引着二寨主……”“”什么二寨主？”“”就是宋文富的叔伯兄弟宋文贵，人们都称他二寨主。他们对吉元说，夜间得巡抚大人钧谕：只要吉元实心投诚，带领官军同乡勇袭破闯王老营，就立予重赏，实授游击，外赏纹银三千两，其余投诚立功的大小头目，一体分别叙奖。倘若能擒斩闯王夫妇，另行重奖。”“”怎么还有官军？”“”宋文富因怕自己力量不足，乡勇又不曾经过硬仗，已经要求官军派二百人到宋家寨。不过这二百人要听他的指挥，以他为主，与官军假道不同。他怕尾大不掉，不敢要多的官军。他自己的寨中除留下守寨的能够出三百乡勇，再从别的寨里借六百乡勇，共有九百上下。加上二百官军，共约一千一百人之谱。”“”决定什么时候来袭取老营？”“”宋文贵说时候就在一两天内，到时候巡抚将亲自下令。”自成不再问下去，转向在院中侍候的李强说：“”把那个从大峪谷来的弟兄引来见我！”“”那个弟兄原是驻扎在大峪谷的。据他说，昨天夜间听说石门谷出了变故，但是消息很乱，到他动身时还没有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军吴汝义到了大峪谷，知道石门谷的情况已乱，并听说官军已经有一千多人马过了蕘山①，向石门谷进逼，就派他飞马来老营禀报。闯王问道：“①蕘山——在崂山东南五里。蕘，音kui。”“”吴中军现在在哪里？”“”他在大峪谷稍停一停就往石门谷去了。”闯王挥手使来人退出，留下尚炯吃饭。在吃饭时，他同医生把宋家寨方面的情形研究一下，请尚炯饭后就去铁匠营，把石门谷和宋家寨两地的新情况告诉宗敏。他说：“”子明，我本来不想让捷轩多操心，可是事已至此，完全瞒住他也不好。你对他说的时候，只说石门谷的事不会闹大，吴汝义一到就会平息。”医生一放下碗，赶快骑马往铁匠营去了。自成想趁医生离开老营山寨，立刻往清风垭去安抚军心。但是他对石门谷的情况极其放心不下。想了一阵，他把双喜叫到跟前，神色严峻地望着双喜的眼睛，低声说：“”双喜，你今年已经十八岁了，也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我想命你去独自担当一面，不知你能不能行。”“”我能行，爸爸！”双喜回答说，声音感动得有点打颤。”目前我们的处境十分不利，大概你

也清楚。“闯王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一下，似乎还在考虑是否把一件重大的任务交给义子。随即他不再犹豫，接着说：”如今咱们的精兵都在白羊店，老营和野人峪只有很少人。原没有想到驻石门谷的杆子鼓噪。他们是否会给官军勾引去，我不知道。纵然他们不投官军，官军也会趁机来攻。万一官军从这一路攻进来，咱们在商洛山中的大势就不可收拾啦。大峪谷原驻有我们三百五十个人，李友率领一百五十个人去石门谷同杆子驻扎一起，还余下二百人，缺少一个得力的人去率领。你立刻前去，率领这二百人马凭险死守，等候我的命令。倘若万一杆子哗变，投降官军，引着官军从这条路上进犯，你就是死在那里也不许后退一步，失掉关口。当地穷百姓跟咱一心，痛恨官军，他们会帮助守寨。“双喜回答说：”爸爸放心。只要孩儿不阵亡，大峪谷决丢不了！“”好，军令无私亲。倘若失了大峪谷，你不要活着见我！“打发双喜走后，李自成命张鼐暂代中军，留在老营，然后不顾自己的身体多么困乏，立刻带着亲兵们上马出寨，奔往清风垭去。黑虎星在清风垭留下的三百弟兄，见闯王派人送来犒劳的猪、羊和烧酒，又听老营的来说黑虎星给闯王带口信说日内即回，异常振奋。李自成亲自来到，大家简直欢喜得像要发狂一般，连带病的也扶杖奔来，拥拥挤挤地把闯王包围起来。闯王进到屋中坐下，大家就拥挤门口，有看不清楚的就拼命往前挤。人们纷纷向闯王问好，也向闯王问李过的好。因为李过同黑虎星是结拜兄弟，是李过引他们来投闯王，走上正路，所以这里的大小头目和弟兄对李过很有感情。听闯王说李过的病快好啦，大家特别高兴，请求闯王将李过派来这里坐镇。闯王来不及一一回答，只好笑着频频点头。几个大头目怕闯王嫌大家不懂规矩，又怕妨碍闯王谈话，连着三次叫大家散开，大家才陆续离去。一群大小头目都向闯王表示，他们宁肯上刀山也要留在闯王的大旗下决不离开。闯王说这清风垭是从智亭山过来的一道重要门户，勉励他们加意防备。人们把他留下吃晚饭，用大盆子猪、羊肉款待他。大家知道他平素不喜饮酒，且是久病初愈，并不勉强，却对他的亲兵们着实劝了几杯。正在欢饮中间，忽然小将张鼐从老营派一名弟兄飞马来，说有紧急事，请闯王即速回去。闯王心中大惊，但并不问出了什么事，也没有马上起来，而是用满不在乎的口吻说：“蹲下喝酒吧，急什么！横竖不过是商州的官军已经出动，屁大的小事情，早在我的意料之中，也值得派人来请我回去！”又待了一会儿，他困乏地打个哈欠，对大家告辞。大家把他送出寨门，恋恋不舍。闯王再三慰勉，才同亲兵们上马而去。约莫走了半里远，他才向来人问道：“是什么紧急事儿，你知道么？”“听说驻扎在石门谷的杆子都哗变了，把李友包围在一座庙里，正在攻打。”闯王厉声问：“这消息确实么？”“确实。是王长顺从石门谷逃回来报的消息。”“长顺回来了？”“他逃出石门谷的时候，左臂上中了一箭，腿上也挨了一刀。幸而马快，冲了出来。流血过多，如今在老营躺着不能动。跟他一道去的三个运粮弟兄，十匹骡子，都没有逃回来。听他说，他还砍死了几个人。”“吴汝义呢？”“我没听说吴中军的消息，不知道。”李自成一直担心的事情果然出现了。他没有再问别的话，只对前边的亲兵说一句：“把马打快！”路上他遇见一群一群开往白羊店去抵御官军的百姓义勇，有的拿着兵器，有的拿着打猎用的弓箭、鸟铳和三股叉，有的扛着锄头，同时腰里别着砍柴用的斧头或砍刀，还有的拿着冲担和白木棍子，形形色色，样样都有。因为山路窄，李自成一行人时时得勒马路边，让他们走过。马世耀带着几个亲兵骑马走在义勇队伍的后边。他显然已经知道了石门谷发生的事情，当他遇到自成时，在马上叫声“闯王！……”但自成不等他说下去，小声道：“杆子哗变的事你知道了么？”“我临离开老营时听总管说了。”“你听说吴汝义的下落么？”“没有听到。”“你带的这些老百姓可知道这个消息？”“都还不知道。”“你们不要走漏消息，记清！”马世耀和几个亲兵同声回答：“是！”离老营十几里远的时候，又有两个弟兄飞马迎，其中一个吴汝义随身带的亲兵，从石门谷逃回来。张鼐派一名弟兄同他一起来迎接闯王禀报。自成不等吴汝义的亲兵开口，问道：“吴汝义现在在哪儿？”“禀……禀闯王，他……他被杆子们捆起来了，如今不知死活。我是……”李友的情形怎样？”“他带着手下百把人给围在一座庙里。”“那座庙能守住么？”“我不知道。听说庙里没有井，怕守不多久。”李自成勒马冲到亲兵的前边去，在乌龙驹的臀部猛抽一鞭。乌龙驹腾跃起来，随即向老营的山寨飞奔而去。月色下群山寂静，愈显得这一小队马蹄声响得紧急。

